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1.020

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考察^①

——以《海国图志》为例

李运富,牛振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大量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经考察,《海国图志》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九欧美主要国家的国名译词歧异严重,反映了当时国名译词的基本情况。国名译词歧异的成因主要在于不同的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式,或者同是音译而源语词不同,同是意译而取义理据不同,也有音译者对同一源语词的语音感知不同而译音不同的。面对歧异,当时学者采用文中加注的方法沟通说明,虽有利于读者理解,但治标难治本。歧异的国名译词可以通过汉化和优化,逐渐走向规范而最终融入汉语系统。

关键词:鸦片战争前后;《海国图志》;国名译词;源语词;汉化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1-0128-13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编译书刊向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及东南亚传教过程中也出版不少中文世界史地书刊,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地理知识在华传播的速度。这些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中文书刊中各个国家的国名译词不一,书写形式歧异,是汉语外来词研究的重要材料。《海国图志》可以作为考察选材的代表。

《海国图志》,清末魏源编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该书以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①为蓝本,初刻于道光壬寅年(1842)。之后,魏源不断搜集材料、增扩书作,先后刊印了60卷本(1847)和百卷本(1852)。至百卷本,该书广征博引近百种中文史地书刊^②,堪称齐备。本文选取同治七年(1868)陈善圻重刊百卷本为研究文本,参考道光己酉年(1849)古微堂重刊60卷本。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九作穷尽性考察。这一范围内,魏源辑

引中文史地书刊32种以上,其中涉及欧美主要国家国名译词的书刊23种,具列如表1。

这23种书刊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分布特征:明末清初是世界地理知识真正进入中国的开端,相关书刊数量较少,表1只列出2种;清中叶前期相关的中文史地书刊数量增长缓慢,表1列了4种;鸦片战争前后(1820~1848)相关书刊出现爆发式增长,表1列有17种,约占总数的74%。相关中文史地书刊数量的变化基本反映了世界地理知识进入中国的进程,启发我们把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当作研究重点,而把之前的文献资料当作研究中的参照对象。《海国图志》辑引的鸦片战争前后书刊及魏源自撰文字中涉及国家近50个^③,我们选取原书标题提及的29个国家作为测查对象:奥地利、比利时、波兰、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挪威、普鲁士、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英国、美

① 收稿日期:2017-09-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今字资料库建设及相关专题研究”(13&ZD12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代训诂古今字汇编及数据库建设”(13AYY006)

作者简介:李运富(1957-),男,湖南衡阳人,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古代语言文字学研究。

①林书译自英国人慕瑞所作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②熊月之:《〈海国图志〉征引西书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③笔者学识所限,个别译名未识别出,存疑待考。国名译词及其源语词的确定主要依据国名译词所在的书刊内容,同时参考同时代其他书刊、学者的考证及相关辞书的辞条解释。

国、墨西哥、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乌拉圭、智利^①。这些国家的国名译词都不止一个,书写形式歧异,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名译词问题,同一名称(音同或只有声调不同的音近)的书写形式(用字)问题将在《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用字考察》一文中作专题讨论。

表 1 《海国图志》辑引书刊简表

历史分期	著作/期刊	出版、发行时间
明末清初	职方外纪	1623
	异域录	1723
	明史	1739
	澳门纪略	1751
	海岛逸志	1791
清中叶	皇清四裔考	乾隆年间
	海录	1820
	记英吉利	1832
	英吉利国夷情纪略	1834
	每月统纪传	1833~1838
	万国地理全图集	1838
	美理哥国志略	1838
	澳门新闻纸	1839~1840
	四洲志	1840
	贸易通志	1840
	英吉利小记	1841
	国朝俄罗斯盟聘记	1842
	晚清	英吉利地图说
《台湾进呈英夷图》说疏		1842
地理备考		1845
外国史略		1847
地球图说		1848
	瀛环志略	1848

一 《海国图志》国名译词概貌

《海国图志》中 29 国的国名译词具列如表 2。表中信息反映了如下事实。

(一) 每个国家至少有两个国名译词

表 2 中,22 国的国名译词在 5 个以上(含 5 个),约占总数的 76%;葡萄牙的国名译词最多,为 14 个;英美等 12 国的国名译词在 10 个以上(含 10 个)。这些国家的国名译词最为复杂,其地域分别位于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没有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乌拉圭和智利的国名译词最少,只有两个国名译词,都位于南美洲;同处于南美洲的巴拉圭、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危地

马拉等国的国名译词也只有 4~6 个。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了当时的中外交往历史事实,这些南美洲国家当时和中国交往有限,不如英法美俄等大国的国名使用频率高,因此国名译词比较少。

(二) 每个国家都有音译国名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每个国家都有音译国名,少则两个,如乌拉圭、智利和荷兰;多则十几个,如挪威、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当时所处的汉语外来词特殊发展时期有关。鸦片战争前后,新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外来词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包括大量的外来术语和专有名词。外来术语和专有名词的涌入使一些国人知识体系中不存在的概念和概念系统逐渐建立,与原有的概念体系交融、重组,奠定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基础。由于国人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与外来术语和专有名词相对应的概念,如何翻译这些名词就成为一难题。采用意译的方式翻译需要寻找合适的命名理据,难度可想而知;采用音译的方式翻译,虽然为汉语词汇系统增添了大量外来异质成分,但操作简便,只需要借用固有汉字记录源语词的读音即可创制出译名。故音译成为中外译者选择的主要翻译方式,音译国名的数量自然就多。

(三) 国名音兼意译或意译者较少

表 2 中,比利时、波兰、德国、挪威、土耳其和乌拉圭等 12 国只有音译国名,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和玻利维亚没有音兼意译国名,俄罗斯、法国、瑞士、墨西哥没有意译国名,表明音兼意译国名和意译国名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而且,每个国家的音兼意译国名和意译国名数量比较少,多为 1 个,其书写形式也多为 1 个。我们认为主要是这些译名使用频率低,使用范围有限所致;当然,译名的表意性使其记录字符和译名本身建立了牢固的表达关系,致使译者或使用无法随意更换记录字符,书写形式自然较为单一。

但不管数量多少,音兼意译国名和意译国名的出现,必然增加相关国家的国名译词及其书写形式数量,使当时的国名译词更为复杂。

《海国图志》中欧美主要国家国名译词不一的情况,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的基本特点。

^①先按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地理分布排列,同处一洲的国家根据现行译名按照音序排列。表 2 中的国家排序同此。

表2 《海国图志》29国国名译词表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①
奥地利	音译	Österreich/ Austria	阿士氏拉 奧大利亞 奧大里加 奧地利(塞地利) 奧地里加(奧地利加、塞地里加) 奧地里亞(奧地利亞、塞地利亞、塞地理亞) 奧斯里 奧斯里亞 奧斯的亞 歐色特里(歐色特厘、歐塞特里) 歐塞特里阿
	意译		東國 雙鷹(國)
比利時	音译	Belgium	北爾日加 北爾諸恒 北義 比勒治 比利閏 比利時 伯利諸恒 彌爾尼壬 密爾閏 惟理儀
波兰	音译	Polonia	波羅尼(伯羅尼) 波羅尼亞(波羅泥亞)
		Poland	波蘭(陂蘭)
丹麦	音译	Danmark	丹麻爾 顛麥 丁抹 嚏馬 吝因 領墨
		Danés	大尼(大呢) 埭尼
		Dinamarca	低納馬爾加 盈黎馬祿加槌
	音兼意译	Danmark	嚏國(璉國、槌國、連國)
	意译		黃旗(國)
德国	音译	Allemagne	阿理曼(阿里曼) 亞里曼(亞利曼)
		Germania	爾馬尼亞 熱爾瑪尼 熱爾馬尼亞

^①同一国家的不同国名译词按音序排列,如读音相同则按笔画数排列。同一国名译词的不同书写形式,除代表性书写形式外均放在其后括号内,按笔画数排列。为免繁简转化造成名实错乱,文中译名和引文保留繁体字形。

续表 2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德国	音译		日耳曼(日爾曼) 日耳曼尼 亞爾彌亞 亞勒馬尼(亞勒瑪尼) 亞墨尼 者爾麻尼
		Germany	耶麻尼(耶瑪尼) 乍密
		Германия	雅爾馬尼牙
俄罗斯	音译	Orus ^①	阿羅思 俄羅斯(厄羅斯、俄羅斯、峩羅斯、鄂羅斯) 羅刹 羅車 羅沙
		Moscovia	莫哥斯末 莫哥斯末亞
	音兼意译	Orus	我國
法国	音译	France	勃蘭西 法蘭西 法郎西 佛浪斯 佛蘭西 佛郎西(佛朗西) 弗蘭西 和蘭西
		Gallia	牙里亞
		Франция	付蘭楚斯
	音兼意译	France	法國 佛國
荷兰	音译	Holland	荷蘭(和蘭、賀蘭)
	音兼意译	Галандия	賀蘭斯苛
		Holland	荷國
挪威	音译	Norway	紅毛番 紅夷 那爾威 那威 挪爾圍 諾威

^①冯承钧为《马可波罗行纪》作注称:俄罗斯原称 Ros 或 Rus,《元史》译名曰斡罗思、曰兀鲁思、曰阿罗思。(第 434 页)在其《西域地名》一书中,冯承钧将《元史》译名的外源语词表述为 Russes(第 274 页),是为一说。朱杰勤在《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中认为阿罗思是蒙古语 Orus 的对音。照那斯图、薛磊著《元国书官印汇释》一书中解释,蒙古语 Orus 的俄语词根是 Rus,蒙古语中辅音 r 不能居于词首,故前加相应元音 o,“斡罗思”(俄罗斯)这种译音的依据也可能就是蒙古语。(第 105-106 页)分析较为详细,比较可信,故本文采用后说。

续表 2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挪威	音译	Norvegia	那耳瓦	
			那耳威社	
			那委阿	
			諾爾勿惹	
			諾而勿惹亞(諾爾勿惹亞)	
			諾而勿亞	
			諾魯威	
			諾魯威亞	
			諾勿惹	
普魯士	音译	Prussia	波路斯	
			波路西	
			波路西亞	
			布魯西	
			布魯西亞	
			布羅西	
			埔魯寫(捕魯寫)	
			破路斯(陂路斯、陂魯斯、破魯斯)	
			普魯上	
	普魯社			
	普魯士			
		意译		帶輦
				單鷹(國)
葡萄牙	音译	Portugal	博都爾噶亞	
			伯爾都加里	
			博爾都噶	
			博爾都噶爾亞	
			波爾都瓦	
			博爾托噶里牙	
			布度基	
			布路亞(布路牙)	
	布路亞士			
				葡萄牙(葡萄亞、葡萄雅)
	音兼意译	Portugal	葡國	
			葡萄地	
			葡萄國	
	意译		大西洋(國)	
瑞典	音译	Sverige	雪而際亞	
			雪際	
			雪際亞	
		Sweden	瑞典	
			瑞丁	
			瑞蘭	
			蘇以天	
			綏林	

续表 2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瑞典	音译	Sueco	綏亦古
		Suecia	瑞西 瑞西亞
	音兼意译	Sweden/Suecia	瑞國
	意译		藍旗
瑞士	音译	Switzerland	瑞士 瑞子 束色撈 ^① 蘇益薩 綏沙蘭
	音兼意译	Switzerland	瑞國
土耳其	音译	Türkiye/ Turkey	都耳基 都魯機 土耳其亞 土耳其(土耳其、土爾基、土爾幾、土爾噠) 土耳其(土爾其) 圖里雅 土魯機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倚西把尼 以西把尼亞(伊西巴尼亞、伊西巴泥亞、依西把尼亞) 意細班尼惹
西班牙	音译	España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倚西把尼 以西把尼亞(伊西巴尼亞、伊西巴泥亞、依西把尼亞) 意細班尼惹
		Spain	斯扁 肆班斯苛 ^②
希腊	音译	Ellás	大呂宋 大西洋(国)[也可指葡萄牙,同名异实] 呂宋
		Graecia	希臘 厄勒祭 厄肋西亞 厄勒祭亞(額勒濟亞) 額力西
意大利	音译	Italia/ Italy	意大利(以大利、以大理、伊大理、伊達里、意大利、依達里) 意大利亞(意大利亞、意達里亞) 以他里
		Roma	羅馬(羅馬) 那馬
		Rome	羅委 羅汶
		Италия	宜大里牙
	意译		教宗國

①原文为“束色撈”,据源语词和汉字形体演变规律校改。

②《异域录》国名译词,满文作 sybanski,当为图里琛根据俄语所译,源语词不明。

续表 2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英国	音译	Anglia/Englia	諦厄利 諦厄利亞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及列的不列 ①
		English	膺吃黎 英圭黎 英吉利(英機黎) 膺乞黎
		England	英倫 英倫的
		London	蘭頓
	音兼意译	English	英國
	意译		红毛番
美国	音译	America	美理哥(美利哥、美里哥) 米利加 米利堅(彌利堅) 咩里千
		the United States	育奈士迭
	音兼意译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北亞米利加兼攝列邦 美理哥兼攝邦國
意译		合眾國 花旗(國) 兼攝邦國 聯邦國	
墨西哥	音译	Mexico	麥西哥 美詩哥 墨是哥 墨是可 墨西哥(墨息哥) 墨西哥 墨西哥科(墨西可、默西可) 墨西哥科 審斯果
		Mexico	麥國
阿根廷	音译	La plata	字臘達 拉巴拉答 拉巴拉他 拉巴他
		Argentina	阿爾仁的納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Río de La Plata	由乃的朴拉文士士

①节译 Great Britain。下文“由乃的朴拉文士士”同为节译而来的译名。

续表 2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阿根廷	音兼意译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Río de La Plata	巴拉大河 巴拉大河花旗國
	意译		銀國
巴拉圭	音译	Paraguay	巴拉乖 巴拉圭 巴拉危涯 巴拉吳愛
巴西	音译	Brasil	巴西(巴悉) 巴拉西利 被西 伯西爾
秘鲁	音译	Perú	北盧(北路) 秘魯(比魯、庇魯、庇魯、畢盧、祕魯) 字露(字路) 伯路
玻利维亚	音译	Bolivia	玻利非亞(波利非亞) 波里維 波里維亞 破利威
	意译		高北盧 高伯路
哥伦比亚	音译	Colombia	果攬彌阿 哥倫比亞 可倫巴 可倫比 可倫比亞
			金加西臘國 ^①
危地马拉	音译	Guatemala	瓜的馬拉 跨的馬刺 危地馬拉 危亞地馬拉
乌拉圭	音译	Uruguay	烏拉乖 烏路危
智利	音译	Chile	濟利 智利(治理、治利、治里、智理、芝利)

二 《海国图志》国名译词歧异的成因

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不一现象,主要由译者的翻译活动造成,包括译者采用的翻译方式不同,音译所据的源语词不同,音译者的音感不同,意译的理据不同等情况。

(一) 译者采用的翻译方式不同

译者可以采用的翻译方式有音译、意译或音兼意译三种,同一译者或不同译者采用不同的翻

译方式把源语词译为汉语词,必然导致同一个国名产生多个中文译词。如美国有 11 个国名译词,分别为音译、意译、音兼意译的结果。其音译国名为美理哥、米利堅、米利加、咩里千、育奈士迭,意译国名为合眾國、花旗(國)、兼攝邦國、聯邦國,音兼意译国名为北亞米利加兼攝列邦、美理哥兼攝邦國。表 2 中比利时、波兰、德国、挪威、土耳其和乌拉圭等 12 国只有音译国名;其他国家的国

^①因翻译方法和命名依据不明,存疑。

名,译者都采用两种或三种方式翻译,故它们至少有两个国名译词。

除了音译、意译、音兼意译这种大的翻译方式的差异外,单是音译,也可以采用全译、节译、增译等不同的音译形式。对同一个源语词,一旦使用不同的音译形式,就会译出不同的名称。全译属正常情况,节译和增译必然对应全译,所以下面只列节译和增译两项。

1.使用节译的音译形式

《海国图志》中普鲁士(Prussia)的译名有布魯西亞、波路西亞、布魯西、波路西四个,前两个译名是全音译的结果,后两个译名很明显是节译的结果。类似的例子还有:波兰(Polonia)的译名有波羅尼亞、波羅尼两个,玻利维亚(Bolivia)的译名有波里維亞、波里維两个,都是由于分别采用全译和节译而出现的不同译名。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七十九中说:“(佛南國)或即係佛蘭西,因夷語西字是尾音,以致傳寫不一。”^①这句话揭示了不同译者对源语词 France 的翻译或全译,或省略尾音不译,结果 France 的音译名就出现了“佛南”“佛蘭西”的不同。“尾音”也叫“余声”,魏源在《海国图志》卷四十三有更明确的解释:“意大里亞国,一作伊達里,一作以他里。”魏源加注:“凡地名未(当为‘未’,笔者注)亞字、阿字,皆其餘聲,可有可無。故意大里亞,一作伊達里。又如班那里阿,一作寒牙里;諳厄利亞即英吉利;印第亞即印度。又如歐塞特里阿,一作歐塞特里。故知尾聲皆可省。”^②“凡”字说明魏源对音译名节译问题有规律性的认识,他从国名译词末字为“亞”为“阿”可以在音译时节略的普遍现象,得出了“尾聲皆可省”的结论。

其实,在音译时不止尾音或余声可以节略,首音和中间的音也可节略。如阿根廷(La plata)的译名有孛臘達、拉巴他两个,孛臘達是对译源语词后两个音节 plata 的结果,音译时节略了源语词的首音节;拉巴他是节译 La plata 第二个音节中音素 l 的结果,因为汉语通用语中没有复辅音,所以源语词的第二个音节 pla 由“巴”来对译,通过节略音素 l 形成汉语中存在的音节 pa,使源语词的音节适应汉语的音节结构,从而找到相应的汉字来记录。

2.使用增译的音译形式

对同一个源语词,译者使用全译的形式翻译是为了取得读音的相似;使用节译的形式翻译是为了缩短词形,趋向双音化;其实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也会使用增译的形式。如上文所举阿根廷(La plata)有译名作拉巴拉他,显然“巴拉”对译源语词 La plata 第二个音节 pla。因为汉语通用语中没有复辅音,所以源语词第二个音节 pla 中的音素 p 增译为音节 pa,使源语词的音节 pla 变作两个音节 pala,从而适应汉语的音节结构,以便在汉字系统中找到合适的字符来记录。由于使用了增译的音译形式,阿根廷(La plata)就有了“拉巴拉他”这个译名,与上文所述孛臘達、拉巴他两个词形累计就达到了三个之多。

林则徐组织编写的报刊《澳门杂录》中对这种增译现象有所认识:“華人視外夷國地人名,多嫌其俚,不知試以外夷轉翻中土對音之字,亦猶是也。……其間有對音者,有不對音者,總之以異國之音翻本國之字,欲其雅馴,必須如《漢書》《唐書》《西域傳》之稍加潤飾乃可。”^③编者显然已经看到了汉外语音的差异,且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肯定增译作为一种音译形式的必要性,揭示增译能够达到译名“雅驯”的功能,可见其对汉语外来词的翻译确有深入思考。

增译可以润饰译名,使音译国名更为雅致,但增译也是导致国名译词歧异的重要因素。

(二)音译所据的源语词不同

针对同一个国家的名称,即使译者都采用音译的翻译方式,但依据的源语词不同,也会导致出现多个译名。如美国的两个音译国名彌利堅和育奈士迭,前者的源语词是英语词 America,后者的源语词是英语词 the United States,依据的源语词不同,则音译国名不同。表 2 中音译国名在 10 个以上的 10 个国家中,英国的音译国名为諳厄利、諳厄利亞、及列的不列、蘭頓、膺吃黎、英圭黎、膺乞黎、英吉利、英倫、英倫的,源语词分别为 Anglia/Englia,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London, English, England。其中蘭頓是其首都 London 的音译。把都城名称译为国名比较特殊,表 2 中意大利的国名据 Roma

①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 1990 页。

②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 1157 页。

③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 352 页。

译为羅馬为大家所熟知。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借代手法的运用,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中还使用“北京”指代中国,用“华盛顿”指代美国。但出于语言表达明确的需要,除了少数首都名与国名相同的国家外,现在通行的国名译词中已经没有借用首都名代指国家名的例子。

源语词有时属于转译,也容易造成异名。如满清官员图理琛所作的《异域录》,记载了图理琛出使外国的见闻。《异域录》有满汉两种版本,其中中文版的国名译词明显受到满文版——满语的影响。如法国(France),《异域录》中文本译作“付蘭楚斯”,满文本译作 furan cus^①,二者有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其中满文译词的音节“cu”对应中文译词的“楚”,而其他同时期书刊中法国(France)的音译名多作佛蘭西、佛郎西、法蘭西,都没有与“cu”音对应的音节。显然,图理琛的中文译名是转译了他的母语满语的译词,也就是说,“付兰楚斯”的源语词是转译的“furan cus(满)”^②而不是“France(英)”,因而出现了不同于其他音译国名的新词形。《异域录》中的雅爾馬尼牙、賀蘭斯奇、肆班斯奇等也属于这种情况。

(三) 音译者的音感不同

汉语和译源语言是不同的语言,我们考察的29个国家国名译词的源语词分属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和源语言中都有特殊的音素或音素组合,使用者习用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不管译者的母语是否为汉语,在将源语词译为汉语词的过程中,语音感知差异会导致不同译者译出不同的词形。如《海国图志》中比利时(Belgium)的音译名就有北爾日加、北爾諸恒、北義、比勒治、比利閏、比利時、伯利諸恒、彌爾尼壬、密爾閏、惟理儀等,差异很大,译者的语音感知差异对外来词翻译的影响可见一斑。

魏源对此深有认识,他在《海国图志》卷四十三辑引《明史》部分“波爾都瓦國”(Portugal)下

注释:“布路亞,譯音之殊。”^③更多的时候,他把这种“译音之殊”具体解释为“转音”或“音转”,实际上就是不同译者对同一源语词发音不同或听音感知不同。如:

(1)卷三十八《皇清四裔考》:博爾都噶國(……博都噶即布路亞三字轉音)……^④

(2)卷四十八《職方外紀》:厄勒祭(即額力西三字譯音之轉)……^⑤

(3)卷六十《海錄》:咩里千國……(案,咩里千即彌利堅之音轉……)^⑥

这三条都是魏源在辑引他书的文中加注,沟通辑引书刊中的不同译名,以“转音”“音转”之说解释国名译词的不同。“转音”或“音转”,词序有异而所指相同,都是指不同译者在音译时对源语词的语音感知不同。

(四) 意译的理据不同

意译的理据不同,也会增加同一国家国名译词的数量。美国有合眾國、花旗(國)、兼攝邦國、聯邦國等4个意译国名,其命名理据在《海国图志》中有部分交代。《海国图志》卷六十所辑《万国地理全图集》对译名花旗(國)、兼攝邦國的理据表述为:“花旗國,一曰兼攝邦國,因船插星旗,廣東人謂之花旗。……於是花旗自立新國,不立國王,公擇元首,凡事會議而後行,四年後則退職;又公擇忠臣良士二位以為都城公會之官,供職六年而退;設律例規矩,募勇征餉,與列郡邦結為唇齒,緣此稱曰兼攝邦國。”^⑦花旗(國)、兼攝邦國显然是译者根据不同理据创制的意译国家名。译名合眾國、聯邦國的理据不见于测查的60卷本和百卷本,究其意与兼攝邦國大同小异,可能是魏源有意省略不谈。

再如,表2中奥地利有雙鷹(國)、東國两个意译国名,前者的理据是:“其國商於廣州互市,插旗畫雙鷹,故華人以雙鷹國名之。”^⑧后者的理据是:“宋真宗年間,日耳曼在東界別立君長,以

①阿拉腾奥其尔:《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2页。

②本文在源语词后用括号标注其语种,下同。

③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169页。

④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042页。

⑤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279页。

⑥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656-1657页。

⑦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651-1653页。

⑧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238页。

防範各國,且稱之曰東境界,由此東國之名起焉。”^①也是根据不同理据命名的结果。由此可见,意译国名的成词理据很多时候并不依赖外源词语本身,而是根据源语词指称的事物客体。

三 解决国名译词歧异的历史实践

国名译词歧异不利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接受与传播,也不利于读者理解文本内容,当时学者采用文中加注的方法加以沟通说明,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国名译词逐渐实现汉化和优化,才形成今天比较规范的国名译词局面。其中的有些方法值得汲取和发扬。

(一) 国名译词歧异的注释沟通

同一国家的国名译词不一,会给使用者带来识记负担,影响世界地理知识的接受与传播,甚至会造成交际障碍。鸦片战争前后国人还处于世界地理知识启蒙期,国名译词歧异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就连《海国图志》的编著者魏源在书中也难免将国名译词张冠李戴。据湖湘文库《海国图志》的点校注释,魏源在卷三把“控葛爾汗”[Konugariket Sverige(瑞典),瑞典]误作普鲁士,把“莫爾大未亞”[Moldavia(英),摩尔多瓦]误作奥地利别名,把“博厄美亞”(音译自 Bohemia,指波西米亚,在捷克西部)误作匈牙利^②。魏源搜集近百部史地著作,历时5年写成《海国图志》,占有的资料之全,研究世界地理知识的造诣之深,在当时罕有出其右者。魏源尚且难免犯错,更遑论他人!

面对如此纷繁歧异的国名译词,为了尽量减少误会,有些编著者尝试采用文中加注的方法来提示读者注意异名同实现象。例如《海国图志》卷五十二辑引《瀛环志略》部分保留了徐继畲在“米利堅國”下的原注:“亞墨利加之轉音,即花旗國。”^③徐注沟通了美国的两个音译国名米利堅和亞墨利加,及其音译国名和意译国名花旗國的同指关系,意在避免读者产生误解。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引近百部中文书刊,且基本上保留了辑引书刊的原貌,这就不可避免

地要面对国名译词歧异的问题,他采用的解决办法也是在文中加注。例如:

(1)卷五十六辑引《职方外纪》部分“莫哥斯未亞”下注:“即鄂羅斯也。俞正燮議此書不知有俄羅斯。豈知外域音殊字別。……即本朝之書稱鄂羅斯有曰羅刹者,有曰羅車國者,豈亦不知有俄羅斯耶?”^④

这条注释沟通了俄罗斯的音译国名莫斯科未亞和俄羅斯,前者源语词是 Moscovia,本指莫斯科大公国;后者源语词是 Orus。

(2)《海国图志》卷五十八标题“瑞丁國那威國總記”下注:“瑞丁一作瑞典,或作綏林,或作蘇以天,或作雪際亞。……皆音之轉。”^⑤

这条注释沟通了瑞典的不同音译国名瑞典、綏林、苏以天和雪際亞。

(3)卷六十一“育奈士迭”下注:“育奈士迭者,華言總理部落,非地名也。夷圖及《茂(当为贸,笔者注)易通志》謂之兼攝邦國。又曰聯邦國。其船旗方幅,紅白相間,右角別作一小方黑色,上以白點繪北斗形,故名之曰花旗。”^⑥

这条注释沟通了美国的音译国名育奈士迭及其意译国名兼攝邦國、聯邦國与花旗(國)。

(4)卷四十六辑引《海录》部分称奥地利为“雙鷹國”,后文叙述:“番舶來廣東,有白旗,上畫一鳥雙頭者,即此國也。”魏源在其后加注:“雙鷹旗,即奧地利亞國;單鷹旗,即普魯社國。廣東人以其市舶旗所畫呼之,非其本名也。”^⑦

《海录》作者介绍了奥地利被意译为雙鷹國的理由是“番船白旗上画一鸟双头”。魏源的注释,首先说明意译名雙鷹國与音译名奧地利亞同为奥地利的国名译词;类似地,意译名單鷹(國)与音译名普魯社同为普鲁士的国名译词。其次将雙鷹國和單鷹(國)两个相关的国名译词放在一

①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241页。

②魏源:《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6页。

③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382-1383页。

④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495页。

⑤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562页。

⑥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658页。

⑦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第1236-1237页。

起,申明其译名理据相同,区别在于奥地利船舶上旗帜的图案为双鹰,而普鲁士船舶上旗帜的图案为单鹰。魏注还揭示了雙鷹國与單鷹(國)是接触外国人较多的广东人对这两个国家的称呼,并非其本名。魏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意在帮助读者理解文中提及的国名译词及其与相关国名译词的联系。

(二) 国名译词逐渐汉化和优化

魏源等编著者通过在文中加注的方式沟通不同的国名译词,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把同一国家的不同国名译词联系起来,试图解决国名译词不一带来的麻烦,这在世界地理知识进入中国的初期有重要意义,但治标不治本,不是长期有效的办法。先创制诸多异名,然后用注释帮助读者沟通异名,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创制这么多异名,或者有了异名后想办法减少异名。前辈学者在使用中不断探求减少国名译词歧异的途径,努力使国名译词实现汉化和优化。

1. 国名译词的汉化途径

《海国图志》辑引的书刊中有用“峩”指称俄罗斯,用“土”指称土耳其,用“瑞”指称瑞士的用例,可以视为其对应译名峩罗斯、土耳其、瑞士的缩略形式。类似的情况还有“英、佛”“日、佛”“荷、佛”连用,也是相应国名译词的缩略形式。《海国图志》中还有峩國、瑞國、英國、佛國、荷國等译名,是音兼意译而成的国名译词。表面上看,它们的出现增加了相关国家的国名译词;但实际上它们已不是国名译词的初始状态,而是动态发展的结果,反映了特定时期汉语词汇系统对国名译词子系统产生的制约作用,以及国名译词子系统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也就是音译成分的汉化过程。

音译成分是汉语词汇系统中外来的异质成分,因为它所依据的源语词跟汉语固有词存在明显区别:(1)源语言与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语音系统不尽相同,二者之间难免存在不对应的音素或音素组合。而且源语词与汉语词书写形式的最小自然单位也不能一一对应,源语词书写形式的最小自然单位是字母,一个字母一般记录一个音素;汉语词书写形式的最小自然单位是汉字,一个汉字一般记录一个音节,记录两个以上音素。故根据源语词的读音而译成的国名会出现大量新的音节组合,与汉语原有的音节组合迥异。比如峩罗斯、土耳其、瑞士这三个国名译词,在汉语固

有词的层面,很难见到类似的音节组合。(2)源语词与汉语词的词形长度也存在差异,源语词的词形长度多为两个以上音节;汉语词的词形长度以单、双音节为主。音译国名的词形长度多为三个以上音节,使用起来不符合汉语词汇的韵律要求。(3)从汉字系统内部来看,音译国名书写形式中的每个字都是借用,承担表音功能,没有表意作用;汉语固有词书写形式中的汉字以本用为主,承担表意功能,可以提示所记词的意义。汉语使用者根据习惯从音译国名用字去推求音译国名的意义,要么难以达到目的,要么得到误解。可见,直接反映源语词的音译国名原形很多并不适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要通过汉化才能成为容易掌握的汉语词。

音译国名汉化的途径有二,一是将音译单位语素化参与构词,一是采用意译的方式重新翻译。事实表明,鸦片战争前后音译国名汉化的途径大都采用第一种。峩罗斯、瑞士、英吉利、佛蘭西、荷蘭等音译国名在语言运用中有了峩、瑞、英、佛、荷等缩略形式,这些缩略形式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半自由语素,它们不能够无条件地独立使用。在《海国图志》中有少数峩、瑞、土独立使用的例子,但这种用法只是个别现象。究其原因,它们是音译国名的缩略形式,承载原形词的词义;但这些音节在记录音译国名之前记录汉语固有词,于是就造成了同音异词现象,如果没有语境的限制容易导致误解。所以在《海国图志》中可以看到“英、佛諸國”“日、佛兩國”“荷、佛兩國”等用例,作者用语境来过滤音译国名缩略形式的表词歧义。如果将峩、瑞、英、佛、荷等缩略形式转化为表义语素,使其可以参与构词,例如跟汉语固有的构词成分“国”构成新词峩國、瑞國、英國、佛國、荷國等,歧义就会消除。在这些构成的新词中,构词成分峩、瑞、英、佛、荷承载原形词的词义,构词成分“国”作为义标,提示构成的词语属于国名,有归类作用。可见峩國等词与原来的音译国名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音译国名是国名译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初始形式,峩國等词则是音译国名受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规律的影响,而作出适应性调整的汉化结果。

2. 国名译词的优化形式

双音化是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重要规律,但音译国名多数为多音节词,双音化规律对其产生制约作用,音译国名就以首音节缩略形式语素化,

然后与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单音节构词成分构成双音节词,在音节构造与词语形式上更符合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规律的要求,更“像”汉语固有词。梁晓虹等认为音译词这种语素化、参与构词的过程是外来词规范化的表现^①。实际上,这种现象是音译国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受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规律制约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也就是优化选择。调整后的新词显然比原有的音译词更符合汉语词汇的特点,更容易被汉语使用者接受。因此俄国、英国、佛国三个优化词形能够沿用至今,而相应的其他多音节词形大多被淘汰。后来还类推推出“美国、德国、非洲、欧洲、澳洲、美洲”等既语素化又双音化的词形,说明这种优化形式生命力旺盛。瑞典、荷兰两个译名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采用的译名是瑞士、荷兰,这实际上也是“双音化”优选规则在起作用,因为“瑞士”“荷兰”这两个译名本身就符合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要求,加上随着世界地理知识的普及,外来地理译名“名从

主人”原则渐成共识,最终瑞士、荷兰两个译名胜出,成为通用译名。

结语

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的混乱状况在世界地理知识进入中国初始阶段难以避免,由于严重影响识别和交际,也决定了这种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在使用过程中,为了沟通同实异名,减少同实异名,人们尝试各种方法,促使国名译词逐渐汉化、优化和规范化,现在每个国家的国名译词常用的大都只有一两个,正是国名译词长期发展演变后顺应汉语词汇系统的结果。了解国名译词的历史状况,汲取国名译词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新形势下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语言文字交往有积极意义,对其他外来词的历史溯源和系统研究也有借鉴价值。

On Chinese-Translated-National-Name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A Case Study of *Haiguotuzhi*

LI Yun-fu & NIU Z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names that were translated by Chinese had entered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these name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in *Haiguotuzhi* from Vols. 37 to 69 vary widely, which reflects the basic situations of Chinese-translated-national-names. Its causes mainly lie in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translators adopt different translation methods, the same transliteration has different exogenous words, the same free translation has different motivations, or the translators have different speech perceptions of the same word. In the face of these differences, the scholars use the rationale or explanation filling method to explain, so as to help the readers to understand. However, it can act only as a 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radical results. Gradually these differently translated names have been Chinesized, optimized and standardized, event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Haiguotuzhi*; Chinese-translated-national-names; exogenous words; Chinesiza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梁晓虹,等:《佛经音义与汉语词汇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0页。